

323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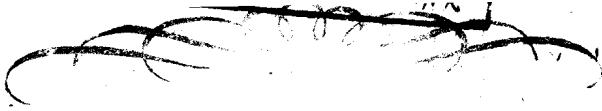
021043

威利·布莱德尔选集

父亲们

張威廉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亲戚和朋友三部曲之一

父 亲 們

[德]威利·布莱德尔著

張 威 廉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9 •

Willi Bredel:

Die Väter

根据 Aufbau-Verlag, Berlin 1955 年版本譯出

父 亲 們

原 著 者 [德] 威利·布萊德爾

翻 譯 者 張 威 廉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總經售

*

开本: 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 14 9/16 插页: 8 字数: 29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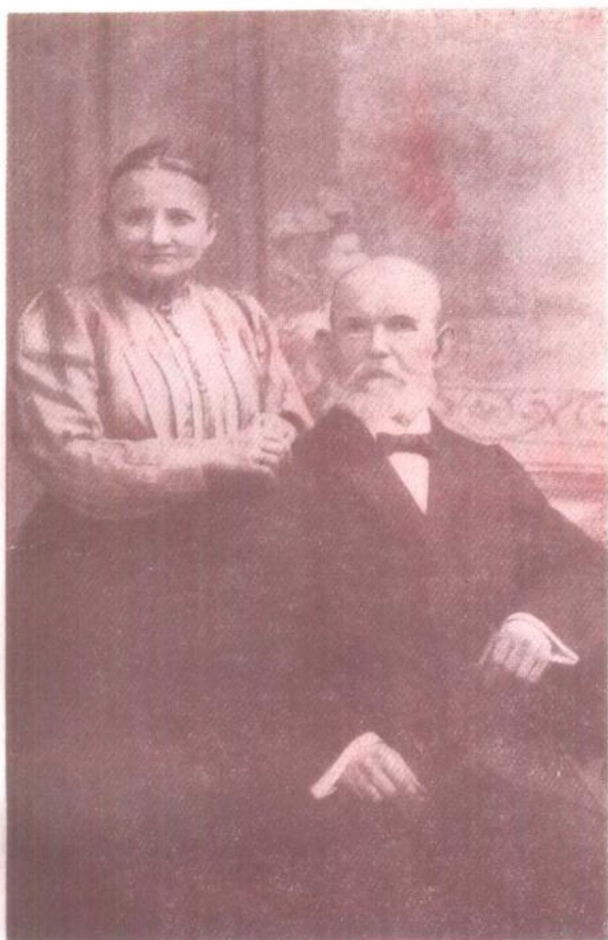
1959年6月新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册

(原新文艺版印2,000册)

统一书号: 10078·05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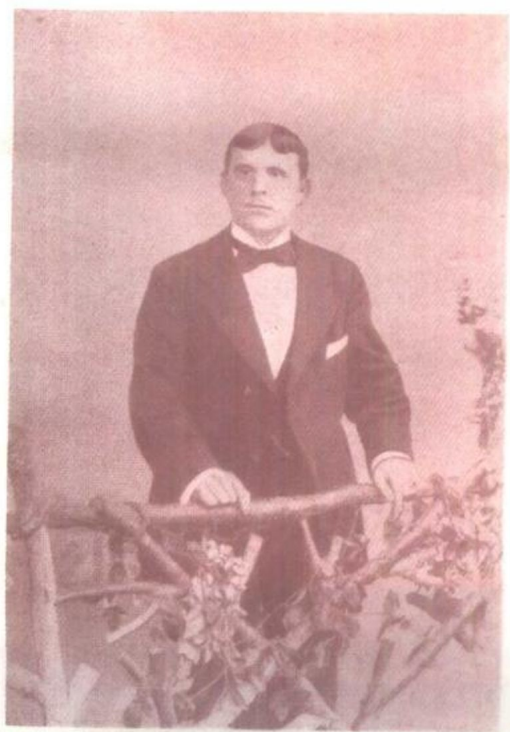
精装定价: (八) 2.00元



作者的外祖父母卡尔·哈特和宝玲
(書中为約翰·哈特柯夫和宝玲)



作者的母亲斐莉姐
1900年新婚时摄影



作者的父亲卡尔·布莱德尔
(书中为卡尔·勃伦吞)
1900年新婚时摄影



“五月綠”（書中為“五月花”）節約俱樂部主
持人在接洽游宴場所，中坐者包爾·胡爾（書中為
包爾·帕開）其右卡爾·布萊德爾（參看本書第十章）

內 容 提 要

父親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文學獎金獲得者威利·布萊德爾親戚和朋友三部曲的第一部。這三部曲通過漢堡哈特柯夫和勃倫吞兩個工人家庭三個世代的一些親戚和朋友的個別命運，反映出德國自從普法戰爭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柏林解放這八十年中工人運動的歷史真實，是德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個偉大成就。

父親們的故事自一九〇一年華德·勃倫吞誕生起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止；從主角約翰·哈特柯夫的回忆里，故事再往前追溯三十年。

作者從漢堡工人們的日常生活、他們的娛樂和痛苦出發，描寫出二十世紀初期德皇威廉二世統治時代複雜的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他們的階級意識在萌芽着，但還缺乏鬥爭經驗，終於被黨內右傾的領導們出賣——戰爭爆發。

重要人名表

- 約翰·哈特柯夫 造船厂工人
宝玲·哈特柯夫 約翰的妻
斐莉姐·勃倫吞 約翰的长女
爱弥尔·哈特柯夫 約翰的长子(妻阿妮姐,子爱德蒙)
路易·哈特柯夫 約翰的次子(妻赫美納)
沃托·哈特柯夫 約翰的三子(妻賽西莉)
弗立茨·哈特柯夫 約翰的四子
卡尔·勃倫吞 約翰的婿(子华德)
蜜蜜·費尔默 卡尔的长姊(夫亨利·費尔默)
莉絲白·司特利維 卡尔的三姊(夫弗立克斯·司特利梅,女阿丽賽)
莎菲·司迭克 卡尔的四姊(夫哥斯他夫·司迭克,子阿尔吐,葛迦)
包尔·帕开 卡尔的朋友
弗立次·孟格斯 約翰的同事
奧哥斯特·倍倍尔 社会民主党領袖

第一卷

新的开始

第一章

一

“出去罢！出——去！这样真教人受不了！”

在产妇床前的三个妇人便急忙挤到了房門口去，好象她們馬上就要挨打似的。弯背的吕希太太也想出去。

“吕希！那——末，吕希，你当然留在这里！”哈特柯夫太太說，她現在已經安定了些。她对于自己脫口說出的“你”字惊异了一下。①“吕希，你在斐莉姐这里守着；我去請收生婆。不要讓別人进来！”哈特柯夫太太說完話，身子已經到了外面。

她还没有过这样快地走下了那座陡的楼梯。她大步順着石子街走去。‘从来没有看見这种样子：站在那里乱划手、乱叫喊！这吕希也是这样一個沒用的家伙！’

走过去十家屋子就住着收生婆妮荷絲，亨利·妮荷絲，是一个經過政府訓練和考試的收生婆，哈特柯夫太太最后一次生产也是她来接生的，她对于胎前的指示也是有一点价值的。

哈特柯夫太太拉了門鈴。屋子里面好象有牛鈴声在响着，但是沒有人来开门。她又把門鈴拉动了一下。还是沒有人来。“真丢人！”她嘴里在咕嚕着。“收生婆家里應該經常有人的。那——末，好罢，我得跟她吵一架。”

现在怎么办呢？她又跑到了街上去，在想办法。她已經

有意思要自己来试一试。她并不是怎样没有经验的。但是很容易来一个并发症，那就毫无办法。不行，总得找产科。当然在附近地方还有别的收生婆；她模模糊糊还记得有“产科”的招牌，但她一时想不起在哪里看到的。她当时并没有特别去注意它。她希望再也用不到她们了。她望见一个警察。他一定知道！

警察克利斯旦·馬登在他的警区，石子街上，通常被人唤作“胖子克利雄”，有一部分人认为他是“人的灵魂”，另外一部分人却把他看作是一个“残忍的凶徒”。他可以站在街角上随便便地同人家谈天说笑，也可能在最高兴的时候在斯登勃酒店喝上一杯啤酒，而一下子，只要他认为他的职责所在，便暴跳地吵起架来，施行逮捕，并且把他的牺牲品拖到警察局里去。他有善于抓人的巨掌；倘使这还不济事，他就会毫不躊躇地把武器掏出来。因此他给予人家的是恐怖多于信仰。人家看见他高兴时，便向他点点头，同他打个招呼。若是看见他一个人在生气，那就宁可躲开他，或者急急地从他身旁溜过去。

哈特柯夫太太可是并不注意他高兴不高兴；她看到这警察雄赳赳的样子涌现在她面前时，便决然跑过去，问了一大堆话。

“什么？什么事？您要问什么事？”

“我要找一个收生婆！”哈特柯夫太太气忿忿地又说了一遍。“在这附近哪里有收生婆？”

胖子克利雄一半惊异、一半不大高兴地瞅着她，但是并不

① 德羽只对最亲近的人用“你”称呼，其他用“您”。

答話；他只做出了一个拒絕的手勢，便想从她身旁走过去。哈特柯夫太太可是并不这样容易就放他走；她拉住了他制服的袖子，情急地喊道：“我的天呀，您一定知道，收生婆住在哪里！”

石子街是当时汉堡最熱鬧的一条街；尤其在它同莫倫霍夫街交叉的地方是从碼頭往市中心的主要交通地点。在傍晚时候，尤其有霧的日子，这个地方麇集着一班白天不露面的人物：閑逛的人、剪辮、流氓、妓女，原来在莫倫霍夫街和斯潑林維特街有許多妓館和很成問題的地下酒店。哈特柯夫太太高聲的、激動的講話，警察呆若木鷄的緘默——都是非常不自然的，因而跑來了許多人。一会儿工夫就有几十个人把哈特柯夫太太和胖子克利雄团团圍住了。整个交通被堵塞了。

“她在講些什么？”——“他要把她逮捕嗎？”——“他为什么要把她逮捕呢？”——“收生婆？关收生婆什么事？”——“好好地讓了他罢，他恐怕今天又在生气！”——“他不應該麻煩这位太太的！”——“当心他不要把刀抽出来！”

这是民意，开头是玩笑、諧謔，慢慢地就对于胖子克利雄有些威胁起来，他凭着这个認識就很快地又講起話来。他用了非常响亮的声音喊道：“誰知道，收生婆住在哪里？馬上要找一个收生婆！”

周圍的人報了他一陣哄然大笑。从街的一边向着另一边发出了些嘲笑的报道，有几个年輕人在高唱道：“孩子总是生在春风里呀。……”

一个妓女挤进了人群。她喊道：“有个爱尔娜是做过一次收生婆的。”另一个妓女要阻止她。“你可不能这样干。”——

“为什么不能，若是事情急了。”

“而且非常急，小姐，”哈特柯夫太太插口說，她是向来不同妓女交談的，更不要說是称她“小姐”了。她便同着她們倆走向斯潑林維特，后面跟着一群喜欢看熱鬧的閑人。

“我的天，轟動了一群人，”哈特柯夫太太喘息着，但是她很高兴，她找到了一位助产士。‘好罢，那——末，今天这一晚我是忘不了的，’她暗暗地在想。

在不到半點鐘以前，她还站在她家里小厨房的灶头前面，心里在忐忑不定。她派了隔壁那位太太到她女儿那里去。可是她对于这位没有办法的吕希并不放心。哈特柯夫太太不断地瞧着鐘。她的“男人们”早該来到了。她还得給他們預备飯吃。她还在等着，虽然她知道得很清楚，就是——在半小时内可能发生許多事情。她就这样地站在那里，盘算着，最后，她轉身向着她最小的孩子弗立茨說道：“那——末你听着，孩子，我走了！我说不定在一点鐘里头就回来，或者还要早一些。爸爸会給你倒湯吃的。他吃两块腊腸，路易、沃托和你每人一块，听到嗎？”——弗立茨呼哩呼哩地答应了，他正站在一个盛着热水的木面盆前面，脫光了上身在擦肥皂。“等到爸爸回来了再吃飯。听到嗎？不要偷来吃。”——“不会，不会！你把那个角子^①带来！”——“什么角子？”他的母亲問。——“斐莉姐答应把我的錢。”——“斐莉姐病得很厉害！”——“病？”那孩子惊奇地把擦滿了肥皂的头从臉盆里抬起来。“我想，她要生孩子吧？”——“坏蛋！”哈特柯夫太太把身背后的門帶上了。

① 指十芬尼輔币。

在楼梯上她可是禁不住自己好笑起来了。这班小老头们！真的，孩子们不知不觉地都长大了，现在她甚至于已经要做祖母了。这是很早，她觉得太早了。还有：真的，这个想不到的女婿，这个“黄嘴”和“浪荡子”，根本同哈特柯夫的家庭一点也不合适；这是个很大的失策，还不止是失策：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是一个耻辱。……

她只要一想到女婿就会生气而忿恨起来。她自己描摹着要用怎样厉害的手段来把这个坏分子制伏、打倒、粉碎。她在这样设想的时候能够把她的环境完全忘掉；但一等到她的女婿在她跟前时，她就觉得每一句话都要考虑一下，而且说不出口来。

她急急忙忙，提起精神，穿过后院走上了石子街，健旺得象三十岁的人一样，她的身材并不高，但是挺得笔直，把头昂得那么起，又是那么富有自信心，使得她显得比实际还要高大一些。一般劳动妇女，生过许多孩子，可能还堕过几次胎，上了年纪通常是要变成怪样的。她那种勤劳不息的天性，她那种不停的忙着干活，可能对于她现在没有过分发胖是有帮助的。她现在虽然四十岁了，但是很讲究穿着。她和她的邻居吕希太太一同按照了汉堡家庭妇女杂志附载的剪裁图样，剪裁她的衣服，就在她用了分月付款方式买来的胜家缝衣机器上缝缀起来。所以她还能够装束入时。在这个春天她穿着一件用廉价的、黑花的料子做成的衣服，肩上隆然凸起，在领子和袖口上都装上白色的褶裥，紧紧地贴着胸口的衬衣，腰际稍为靠身一点，然后就宽宽地直落到脚背上。她在肩膀上，为了这有雾的、下雨天气，披着一块羊毛的围巾。她的头发也梳得入时；她用

一只角梳把前额隆起的部分抬得高高的，后面打一个非常艺术化的深黄色的髻。

哈特柯夫太太在走到她女儿家里去的一路上几次有熟人向她打招呼，但是她沒有注意到，因为在她脑海里結成了許多毒素的小泡。她的思想无非在她的女婿先生身上，在这个“吹牛大家”、这个“怪物”身上，他一定会使她的女儿不幸的，他甚至还敢違拗过她。她每次越想到这举行才不久的婚事所带来的許多恼人的事件，她的气就越大、越没法控制，而她对于这“浪子”的憎恨就越厉害，这个人被他的自命为高貴的亲戚們牽引着在汉堡的各家酒館里乱跑，而且常常——唉，真是常常！——直到天亮——并且变成了哪种样子！——才回家。女孩子真是有时候不能同这个人吵嘴。而且才十八岁！（哈特柯夫太太的女儿虽然已經出嫁了而且正在做月子，但是她还喚她“女孩子”。）‘唉，总有一天要把你好好管教一頓，’她在想，她的念头又到了女婿身上，‘那——末，上帝給你恩惠罢，你这賤骨头，你这懶汉，我要把你改造，改了再改，直改到你規規矩矩！’他若是現在正在斐莉姐楼上，她就想同他講：‘你去喝啤酒罢，去寻乐罢！最好，你到早晨才回来，因为到那时候什么都舒齐，而你就是个父亲了，你自己还不曉得怎样做呢！’不錯，她想这样說，尽管他触怒了要发脾气。

哈特柯夫太太在这种快慰的自言自語下走完了短短的一段路，原来她的女儿就在她住的那条街上，一座临街的屋子里，有一个小小的住所。她把她理直气壮的事情已經徹底想通了，便毅然决然地走上那条通到楼上去的狭而陡的扶梯。

在她踏进房門时，女儿发出了一声輕松的叹息。現在什

么都用不着再愁了。主要的是，现在不至于出什么乱子了；母亲来了，这母亲总是会想办法的。女儿对母亲的信心是无限大的。她安心了，感觉自己是得救了；在她的由于痛而变了的脸色上露出一丝笑意。

哈特柯夫太太把那没有够快让出位置来的驼背邻居卜勒斯太太挤到了一边去。“那——末，我的女儿，你怎么样啦？”她要故意做出不体贴、甚至生硬的声调来。——“唉，很好，母亲！”女儿知道，对母亲要特别振作精神，她受不了“装腔”。“快了。只要痛……别怕……一阵一阵厉害起来。”

那驼背的太太和胖太太犹太人克林德尔，围绕产床，每一次阵痛，她们就唉声叹气，就哭哭啼啼，好象要生产的倒是她们。哈特柯夫太太激动地、不客气地命令道：“那——末，请你们不要乱哭了。你们在这里究竟干什么？你们与其在这里满屋子乱叫，还不如帮帮收生的忙。”

“收生婆可是还没有来呀，”吕希太太胆怯地轻声地讲。

“收生婆还没有来吗？”哈特柯夫太太惊奇地抬起眼来望望。

“她不在家，母亲。谁也不知道，她上哪里去了。”这时斐莉姐把被单拉到了嘴边，两只眼睛在骨溜溜地转动着。后来随着一声惨叫，这声叫喊她想忍也忍不住了。

没有收生婆。孩子随时可能生下来。而这些该骂的妇人只是叫骂、扼腕。哈特柯夫太太直僵僵站了半分钟，一动也不动地在想办法。但只有半分钟，她就把这些妇人从房间里轰了出去，自己跑到了收生婆妮荷丝那里，同警察讲了话——现在她就在走到一个临时收生婆那里去的路上，后边跟着一群